

故乡草木清香

■何文胜

之所以想起写下这些关于故乡草木的文字,缘于近日读了一篇叫做《台湾草木记》的文章。虽然那是一些浸透了个人对空寂山林的冥想和与草木之间的对话的文字,与我想要写下的内容大异其趣,但是,缘起还是因为它。

外婆的乡下松山铺,就像衡阳乃至湘南所有的地方一样,有着几乎相同的景物和植被。以至于有时候到了一个其实并不熟悉的地方,看着看着竟然也觉得就是外婆的乡下,而这错觉还并不少见。

我最先想到的故乡植物,是大屋后山坳里的那片松林。前些年去看时,都已呈合抱之势了。松树一多,就可以有更多捡“枞树菇”的机会。乡里喜欢把松树叫做枞树,一旦打雷下雨后,它的身旁就会拱出最好的菇子——枞树菇。它几乎是我们这边所有常见的“山肴野蔌”里最贵重的一种,身价要高出其它品种好几倍。捡菇子之余,就还有一桩事属于连带的趣事——捡“地皮菇”,顾名思义,是贴在地皮上生长的菌子,也叫“地衣”“地钱”,黑黑的,滑嫩的,吃法和口味都跟黑木耳近似。

进山拾宝的敌人是锯齿形的丝茅草。稍不留心,就可以将手脚割破。而在乡下,它们是满山满坳的都有。说它的坏处不少,但也

有用,割下来“放塘”是不错的,草鱼最爱吃它。

最不受待见的是稗子,在稻田里,它们长得快,而且长得好,专门与禾苗争夺营养和阳光,我们都必先拔之而后快。无用有害的东西更具生命力这一点,似乎是个残酷的现实。但听说袁隆平院士在研究杂交水稻时,也注意到了它的这个不良近亲,就希望水稻也能具有稗子的生命力,那将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那时候的故乡,除了一些常见的作物,基本谈不上有什么经济作物。有限的果树大多都是自然生长,三三两两的没有规模。所以,有的那么几棵果树都是村人的至宝。归在外公家名下的有几棵枣树、桃树,挂果时节我们都会轮班去替它站岗放哨。枇杷树是大家的,夏天来了,黄澄澄的,色彩就很好。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加上点糖,制成枇杷干,吃起来更加香甜可口。

衡阳县的“台莲”曾经是小有名气的土特产。“台”是距离我家乡两站远的“台源”的简称。我们这里当然也有莲子出产,多数水塘都有,尤其是后面的山塘。我疑心莲子的栽种是不大需要很多打理的。红花绿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然后结了莲子,其壳黑,其子白,而其心苦。秋冬天还可以下塘去盘莲藕,被认为是非常有营养的一种菜蔬。母亲是一直

把野藕炖排骨视为冬令进补的佳品。

而春天到了附近的大山里,雷祖峰、官帽岭、狗山、猫山,就有红艳艳的杜鹃花,开得赏心悦目。那时,乡下是没人种花的。也许是没钱,也许是没闲,也许是到处都是野花草,不需要种吧。

此生有幸上过父亲的植物课。他爱在暑假里带着哥哥和我走遍山野,一枝一叶去认识家乡的花草树木。他之对待草木,就像对待每一个学生一样,务必要随口叫得上名字,似乎那样才会生出亲近感来。

有一种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野树,叫苦楝树。我一直对这个名字长怀奇幻之感。它也不用人种,就长在一切可能的田间地头,结下不被待见的果实,应该像它的名字一样,确乎是苦的。因为其它果子,麻雀等鸟儿是会吃的,只有苦楝子不吃。但是食品短缺的年代,它也有被拿去酿酒的,这是父亲说的。最夸张的说法是,喝这个,是可以打蛔虫的。现在的孩子们早已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虫了,而祖辈们要喝“苦楝酒”,他们也不会知道原因何在吧?

而柏树。更多的是栽在外公外婆的坟头,向天而立。郁郁青青,沉默不言。每年,我们兄弟都要轮着去看看的。今年因为疫情而被迫取消,也不知道那柏树长得到底如何了。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张朔夫

秋阳从窗口照进来没多久,外孙女就醒来了。她不吵也不闹,只是两只乌黑的小眼珠盯着我:“外公,我的手机呢?”

我从床头柜里拿出女儿为她准备的手机递给她。只见她自己开机、点击,几秒钟后手机里就播出了“小猪佩奇”的画面,稚气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小家伙刚刚两岁半,国庆节女儿出外旅游了,就把她送给我们带。手机里边的节目和时间都是女儿早已设置好的,每天早中晚三次,每次可以看十五分钟。

看着外孙那快乐入迷的神态,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的儿时场景。记得我第一次看的一本连环画叫做《红军的马灯》。那时一本小人书虽然只需几分钱,但由于穷,大多数大人都舍不得掏钱给孩子们购买。因为是好不容易弄来的,我们街上二十多个小伙伴,把茅柴折成长短,以抽签的方式依次轮流着

看……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让平民百姓沉浸在现代化的享受之中。然而每当新闻画面传送到异国他乡的确烟和炮声时,我的心头总为之一震。触景生情,我会想起父母的亲身经历:1944年,父亲和母亲为躲避抓壮丁而背井离乡,去了邻近的耒阳县城摆摊卖油饼。有时炉灶刚刚架好,防空警报的声音就拉响了,他们不得不把摊收走。那时候,除了日本的飞机,更担心被抓壮丁……渴望安定、平稳的日子,使父母在解放后常常称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

经历了无数人的牺牲与奋斗,我们现在过上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作为建国后出生的60后,其中的体会和感触是最深的: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安定、祥和的生活。共产党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

爱的奇迹

■王 玲

新冠肺炎疫情已进入常态化防控,我仍像一个刚从阵地下来的战士似的,满身征尘,满怀感动。

那段时间,我只能呆在家里,每天从各大媒体上了解全国疫情变化,关注抗疫动态。这一场疫情怎么来得那么突然,这样的封闭管制还要持续多久,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的学校怎么办,我的教学怎么办,我的学生怎么办?老公是做地质测绘勘探工作的,他那些工作项目和任务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去做点什么。看到一幕幕父母送别儿女,丈夫送妻子上前线的画面催人泪下,我的内心深深地震撼了。作为一个音乐教师,尽管创作并不是我的职业要求,我想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战斗中去,用节奏和旋律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要用音乐来支持、赞美冲在前线的英雄们。

夜深了,我怎么也睡不着,披衣起身伏案将心中的这种感受化为简短的句子记录下来。病毒无情人有情,战争再残酷,但人们之间更多表现出的是爱与关怀,于是我写下这样一段歌词:“你相信我,我相信你,鼓励

的话语燃烧在心里。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勇敢的英雄逆行在风里。你牵挂我,我牵挂你,焦虑的心情沉默在爱里。你关注我,我关注你,感人的一幕幕都记在心里。”我又根据歌词的节奏、韵律和情感要求,选择了明亮的大调谱曲,搭配舒缓而温暖的旋律,将音高控制在女声民通唱法的音域范围内。一首歌的主歌部分就这样完成了,我一边弹奏一边试唱,歌声里饱含着一种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战中有爱的内在情感,觉得自己的心声通过这首歌能够表达出来。

唱给自己听还远远不够,我要为战“疫”中的人们加油鼓劲。于是在副歌部分我写下了一段“奋战到底,胜利属于你。坚持到底,健康属于你。守护到底,美丽属于你。奉献到底,光荣属于你。命运与共,病离心不离。所有不易,永远难忘记。爱的接力,温暖着天地。一起战‘疫’,共创爱的奇迹。”写完后,我热血沸腾,采用了一段高亢明亮的旋律与歌词相配,让副歌充满号召和鼓舞的力量,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联系两位大学同

学,请他们钢琴伴奏和音乐伴奏,听听他们的意见。又请来曾经共事的陈思竹老师,用她特有的民通唱法进行演唱录音,歌曲《战疫有爱》就这样创作完成了。我要用这首歌曲去激励更多的人,用这首歌曲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人们致敬。蒋兴华校长和肖高登局长高度肯定我的想法,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作品于三月初正式上线,在弘扬中学微信平台首发。

学校每个老师每天都坚持转发点赞,歌曲迅速引发关注,先后被学习强国、中国教育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新湖南、时刻网、你好衡阳县等平台转载。曲谱也在湖南省文联、湖南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相关刊物上发表,陆续获得全国音乐教师“抗疫情·我们在一起”活动金奖和“艺抗疫情·云游湖南”主题活动优秀作品及人气作品奖,衡阳市抗疫主题歌曲优秀作品评比第一名等多项奖。同事发来信息告诉我,他的父亲母亲听到歌曲,感动到泪流满面。一个陌生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不仅她自己深受感动,连4岁的女儿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很庆幸我能作为这场战“疫”行动的一员并为此而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我为我们的党、我们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深感自豪。

思父亲

■文思源

父亲走了
走得那么突然
如同那片枯黄的梧桐叶
飘落,飘落……

父亲走了
风里雨里走过八十五年
父亲走了
苦中悲中走过八十五年
与母亲阴阳相隔三十五年后
父亲终于害怕孤独
去和母亲相聚了

父亲走了
抛下那方厮守几十年的
山山水水
他从泥里土里刨出红
薯、花生、绿豆、南瓜……
换成皱巴巴的钞票,一分、一角、一元……
供子女们上学

父亲走了
满地里还有他亲手种的
生姜
漫山上还有他亲手种的
红薯
他还来不及去多看一眼
就任凭它们在凄风冷雨中哭泣

父亲走了
他曾盼着在那已成废墟
的老宅基地上
像乡邻一样,建一栋精
美的房子
逢年过节,子子孙孙团
聚
听他讲一成不变的苦难
往事

父亲走了
带着对子孙们的无限期
盼
他盼着能喝上孙子禹衡
的喜酒
盼着大学教师的孙媳美
美地叫他一声爷爷
盼着正在上高中的欣
楠、宇扬考上一个好大学
父亲生平最好面子
爱听乡邻夸他好福
气——子孝孙贤

父亲走前,邻里乡亲都
来看他
父亲走后,大家都说偌
老头刀子嘴热心肠
父亲生前,信奉严管严
教
即便子女当上祖辈,还
怕他三分
父亲走时,他的床前
六个子女,个个泪流满
面肝肠寸断
父亲吃了一辈子的苦,
没能享一天的福
但他走时很安详,面带
微笑
因为,在这个世界
他从不亏欠别人